



近日读了朱永新的新书《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》。这是朱永新有关教育阅读的随笔集,分为五个专辑,即教育是最强有力的武器、把生命读成传奇大书、孩童是巨人、我们正在涨潮的海上、享受着教育幸福。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认为,《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》的出版意义“在于其所倡导的新教育理念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儿童第一”;著名作家冯骥才在为本书创作的序言中写道:“这本书中,永新开篇就把他所推崇的曼德拉的一句话摆了出来:教育是最强有力的武器,你能用它来改变世界。”

我对朱老师新著的理解是,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,每个孩子身上都有潜能,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故事。作为教育者,就必须尊重儿童,尊重生命,相信每一个孩子,挖掘其潜能,让每一朵花儿都鲜艳盛开,让每一棵树儿都茁壮成长。

阅读该书,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,他曾写过一本书《要相信孩子》,书中有这样的观点:通向儿童心灵的道路,不是一条只需要教育者及时铲除杂草(儿童的缺点)的、平坦而洁净的小道,而是一片肥沃的地,儿童的各种优秀品德像幼苗一样,将在这块土地上逐渐成长。因此,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一个精心的播种者和耕耘者,应该去扶正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幼苗,去爱护每一片急需阳光的绿叶。如果我们能让儿童的各种优点像幼苗分

咱们家的花园啊,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高楼上,如初夏阳光的一抹生机。从严格意义上讲,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花园,而是一个什么都能种的小天地。爷爷奶奶和妈妈都是在老城区河边长大,对生机勃勃的花草果蔬有着深深的依恋,便不时会为这方小小土地注入新鲜血液。这里的日照不算充足,但是在嘈杂的城市里有了同伴和栖身之所,那些小小花草便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,短暂却明媚。夏天对于花园来说是丰收与喜悦的季节。还记得儿时园里种下的番茄和葡萄,青涩却甜美地在盛夏里成熟,像一颗颗弹子那样晶莹饱满,绿中泛着橙黄,羞答答的样子,是买不来的味道。绣球也散发出无穷的活力,争先恐后,开得溢出了花盆,一堆又一

故乡行

□ 市汪曾祺学校八(5)班 吴张睿

父亲的老家在湖北,我有两三年没见到爷爷奶奶了。

记得上一次同父亲去湖北,我背了一只鼓鼓的书包。父亲肩上一个背包,手上还提了一只大包,里面装的多是高邮特产。

父亲一路上神采奕奕,大踏步地行进。归家的兴奋,让他劲头十足,把我落得远远的。

又或许是近乡情怯,父亲有点局促难安,不断地向我重复着要求:

“见面了要喊人,要热情,不要老板着个脸。”
“不要让爷爷奶奶给你买东西,要买东西跟我说。”

我已然是个大孩子了,怎么会乱要东西呢?我心里暗笑父亲的迂。不过现实是,我没有做到他的要求。

爷爷奶奶带我去赶集。因为听不懂湖北方言,在他们问了我一个听不清的问题后,我只是“嗯”了一声。他们便急忙去路边的小贩那买下了一箱梨。

他们说价的时候,我赶紧去拦住他们,忙着解释说:“不用买!”他们却说:“喜欢吃就买上!”

这句我听懂了。他们那爬满皱纹的脸上绽放出的笑容,深深地表明他们爱自己难得见面的孙子,尽一切可能去买一切我需要的东西,花多少钱都不在乎,也或许是弥补平时照顾不了我的歉疚。我知道,我是阻拦不了的。

回来后,父亲把我叫到屋外,一边抚着我的头一边笑问:“不是别让爷爷奶奶花钱的吗?”

“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。”我苦笑道,“再说,我也拦不住。”

父亲和我相视一笑,他又何尝不知!回故乡的那段时光过得飞快。临行前一天晚上,爷爷奶奶忙着往包里塞腊肉、香肠、石耳什么的。包被塞得有棱有角的,我担心一放下来就会破裂。

回高邮的路上,父亲的眼神比来时时黯淡了不少。那只提包被他左手换到右手,右手又换到左手。

登上动车,思绪化成泪,一触便溢了出来,这是我第一次见父亲流泪。

啊!父亲身在江苏,根在湖北,情系父母! 指导老师 潘德军

请相信孩子

□ 市经济开发区教育中心校 全竹贵

藁似的迅速分枝,那么他们身上的缺点就会自然而然地被连根除掉。

我还从苏霍姆林斯基《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》中了解到,他把难教儿童(即我们常说的“学困生”)当作科研对象来研究,长期跟踪记录。他先后为3700名左右的学生做了观察记录;他能指名道姓地说出25年中178名“最难教育的”学生的曲折的成长过程,其中107名“智力发展极端迟缓”的学生,被培养成了“完全合格的有教养的人”,其中13名还受到了高等教育。

阅读该书,我还想到了李镇西,他的《爱心与责任》《教育的100种可能》《给中学生的一百封信》《民主与教育》《用心灵赢得心灵》等专著一直激励着教育工作者。他在多本书中提到一个故事,我记忆犹新。1995年,他被学校安排教初一“实验班”(全年级成绩最拔尖的学生组成的“重点班”),一带六年,送到高三。但他还请求学校,把“最差的学生编成一个实验班”,学校按照他的建议,组建了全年级学困生的“实验班”,他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分别由学优生和学困生组建的“实验班”的语文老师、班主任,学生总数131人。他和科任老师为了

阳台上的“秘密花园”

□ 市汪曾祺学校七(14)班 翟语馨

堆,青蓝的、浅绛的,像是在绿色绸布中散放的手鞠。如何改变绣球的颜色也是一件很讲究的事。妈妈会先将硫酸铝稀释,在绣球结出花苞前浇入土壤中,这时候土壤中铝离子增多,酸碱性改变,开出的就是蓝绣球;而加入草木灰,能使绣球开出美丽的粉色;土壤酸碱适中,花朵则会呈现出晚霞般的紫色。微风拂来,一整个阳台的绣球摇曳成渐变的海洋,醇厚而芬芳。虫子们是不被欢迎的客人,在绿叶上安家;不付钱的房客时时被驱逐。有的负隅顽抗,还要费上好几天来

让每一个孩子享受成功,每次上课要备四套教案,布置四套作业,每次考试命制四套考题……他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带着由孩子们评选出来的“本周进步最大的同学”一起去公园玩儿;每天晚上他都要记录当天的教育行为和感悟,其中他对让人特别头疼的十来个顽童单独跟踪记录,写下他们每一步的成长。25年后,这几十个曾让他头疼更让他心疼的顽童长大了,成了公务员、军人、教师、医生、足球教练、摇滚歌手、钢琴师、企业老总……

作为校长、作为班主任、作为教师,无论是苏霍姆林斯基,是朱永新,还是李镇西,他们所共同拥有的观点就是:相信孩子,孩子是种子,孩子是希望。相信种子,相信岁月,埋下种子,以日历年;守望岁月,静待花开!因此,每一个教育工作者要始终思考,如果“我是孩子”、如果“是我的孩子”,要始终给学生爱与智慧,让爱与智慧同行,这样的爱才有深邃隽永的价值,这样的智慧才有生命的温度。老师相信每一个孩子,让爱与智慧同行,才是老师成长的不二法门。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要向苏霍姆林斯基学习,向朱永新和李镇西学习,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,以平等的心态对待学生,以宽容的胸怀激励学生,相信每一个孩子,把每一个孩子当作自己的作品,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倾注热情,挥洒生命,帮助他们把人生变成一首隽永的诗、一篇优美的散文或一部厚重的小说!

请走它们呢。爷爷想方设法搬来新鲜泥土,奶奶负责浇水,妈妈则购买了花肥和除虫药剂……呵护花儿是艰辛而又幸福的。

爷爷奶奶感慨:从前的街道,只是土路罢了,街边杂草野花丛生,就像天上的星星洒落一样。虽然没有人来精心呵护它们,大自然的风霜雨露在庇护它们,赋予它们顽强的品性。如今时过境迁,混凝土与柏油路封住了土地,花草们也在城市茫茫中变得格外珍贵。栖身于高楼之间,竟能找到如此一片花香四溢的花园,真是万幸啊!

望着这方小小的天地,我心中不由升腾起一种“种豆南山下”的悠闲之感,一种“独坐幽篁里”的静谧之感,与一种“大隐隐于市”的幸福之感。在市井中求得一方如此芳香的净土,也是生活里的“小确幸”啊!

古巷

□ 市城北实验小学六(6)班 王远青

辉。有户人家门口还有一盆迎春花,小小的花苞已经绽放了,像小娃娃那稚气的脸,正在冲我们笑呢!我们又继续往前走,向右拐就是北门大街,大街上有不少古老的店铺,卖一些香炉烛台、明矾石碱、针头线脑等老旧的物件。守店的都是年老人的人,他们好像并不刻意经营自己的生意,也看不见买东西的顾客。也许,他们就是为了守住这些旧时光,守住那些不能抹去的情结吧!看着铺子廊檐下的红灯笼,听着烧饼店里打烧饼的“丁丁郭郭”的声音,走过一座小石桥,桥下流水潺潺,两岸垂柳如烟,海棠正好,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。沉浸其中,悠然自得。

北门大街的东侧还有另一条奇特的巷子——一人巷。话说这条巷子只能由一个人走,如果两个人同时走的话,就要擦肩而过。我们按顺序走进巷子,感觉真的很奇妙。最有意思的是,抬头看天空,就像是一条线一样。这不是“一线天”吗?

从杨家巷到复兴街,再到北门大街、一人巷,我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,有一种说不出的风度呢!我终于明白,难怪汪爷爷上学的时候喜欢在这里东看看西望望,后来能够写出那么多、那么好的文章来。

可爱的家乡

□ 市实验小学东校区二(5)班 林芊坛

当然,我最喜欢的还是南门大街。一进南门总能看见一群欢快的爷爷奶奶穿着戏服在表演扬剧,吸引很多人围观。最让

久有去看望嵇光娥老师的想法,上次看望她还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,在一个暑假里,算来已有四十多年了。

午后读吴周文先生散文集《妈妈的孤独》,第一部分即为“先生篇”。读着吴先生的文章,感受到他对老师深切的感恩和浓浓的思念,我决定去拜望嵇老师,现在就去,一刻都不能再等。

嵇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,她1965来到我们陈总兵庄村,1986年离开。20多年的光景,嵇老师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奉献给了我们陈庄。嵇老师常说:陈庄就是我的故乡,陈庄村的学生就跟我的孩子一样。

对我们陈庄一帮学生来说,嵇老师既是老师,更像慈母。她对我更是关心备至,许多往事深深地铭记在心,终身难忘,感恩终生。

我的入学就让嵇老师费了一番心血。

幼时的我非常胆小,庄上来了敲锣打鼓的,别的孩子都奔去看热闹,我却赶紧往家里溜,躲在门后不敢出来。因为胆小,我到8岁还没有上学。一天晚上,我跟着上扫盲班识字的姐姐去学校,躲在教室的最后排。嵇老师教了生字后,让扫盲生认读,她们不是读不全,就是读不准。我蹲在后面悄声读起来,一个都没有错,声音虽小,但稚嫩的童声还是让嵇老师听得清清楚楚。她关切地问:“这是谁家的小孩?好像没有看到他上学啊?”我姐姐说了我的情况,嵇老师记在了心上。以后的一段时间里,嵇老师一有空就到我家家,与我妈妈闲谈,教姐姐识字,渐渐地我也与她熟了,不害怕了。有一天,嵇老师就像母亲一样领着我走进了教室。就这样,我才开始上学。没有嵇老师的一番用心和关爱,我将是一个文盲。

在陈庄村,接受过嵇老师教课的孩子不计其数。大家都说:嵇老师人好有耐心,从来不打骂学生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条件差,我们这帮孩子又野惯了,谈不上卫生习惯,常常是光着脚就去上学,一双手脏兮兮的,更有的孩子拖着脓鼻涕。嵇老师从来不嫌弃我们。

一天,嵇老师端来一盆水,拽过我的手,细心地擦洗,一边洗一边说:“你看看你这个小乌龟爪子,黑漆麻乌的,就像从灰堆里掏出来的。你现在是小学生了,要爱干净讲卫生,不能再做一个脏孩子。”嵇老师慢慢地给我搓洗着,我就倚靠在她怀里,就像靠在妈妈怀中一样,十分温馨,真想就这么一直洗下去。

经过一番探访和询问,我敲响了斗鸡场巷4号的门,开门的正是嵇老师。嵇老师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,一脸微笑,一脸慈祥。

我恭恭敬敬地叫一声:“嵇老师好!”

嵇老师紧盯着我的脸,仔细地辨认着,口中念叨着:“是个熟脸,是我的学生。让我想想是谁!”她在头脑中努力搜索着,回忆着。

我轻声提醒老师:“陈庄的,德胜小学。”

“噢,想起来了,你是陈维忠,是小双子。你小时候又瘦又小,才一点点大就会下棋,将军抽车。聪明得不得了!”

想不到时隔五十年,嵇老师还能叫出我的乳名,记得我小时候营养不良、生活艰苦。岁月沧桑,一切已成过往,唯有老师把我们这些学生永远记挂在心上。

我的到来,让嵇老师特别激动。她询问我的情况,关心陈庄村其他学生的情况,特别还问起我女儿的情况,问得十分仔细,就像当年关心我们一样关心我的孩子。当听到某某学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时,她非常高兴,自豪地说:“陈庄村的孩子个个优秀,我教出的学生人人有出息。你们成功了,我们做老师的高兴啊!”而当听说某某学生的不幸时,她伤心、眼圈都红了。

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。临走时,嵇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,舍不得松开。走了好远,我回头再看,看见嵇老师还立在门口,目送着我,那情形就像母亲望着远去的孩子,盼望孩子下一次早日归来。

我受不了的是古街两旁各种各样的小吃:烤羊肉串、牛肉汤、蒲包肉、盐水鹅、阳春面、草炉烧饼、麦芽糖……光闻着味就垂涎三尺。

“天上太阳和月亮,水里麻鸭生双黄”,如果您来高邮做客,一定要尝尝我家乡的特产——双黄鸭蛋。一蛋生双黄,好事定成双!

指导老师 钱加玲

慈母恩师嵇光娥

□ 陈维忠